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第十回 飛龍觀夜趕喬玄齡 北高峰二次杭州播

上回書正說到：下揚州請南俠，誤入飛龍觀，小老道端上酒來，孔秀要喝，風流俠張子美不讓他喝，那意思是喝了酒就沒命啦！孔秀的心裡有些不服，說：「咱爺兒們從小就乾這行當的。」老俠微然一笑：「哈哈，賢姪你所見到的是第三等最次的蒙汗藥，既有色也有味。第二等是有味無色，或有色無味，第一等是無色無味，清亮透明，這是最好的蒙汗藥，叫雙無散。」

海川在旁邊一聽，臉上有些發燒，看來自己初入江湖，經驗閱歷還差得遠哪！

看來吃一塹，長一智。老俠張鼎張子美這個人物，自幼在江湖闖蕩，那些大道邊兒、小道沿兒、蹲包頭、放響箭、紅鬍子、藍靛臉、花布手巾纏頭、墳前裝神、墳後裝鬼、打悶棍套白狼、偷雞摸狗拔煙袋、隔著窗戶拉被窩、大喊一聲「褥套留下」的那些白天放火、夜晚殺人、窮凶極惡的勾當，沒有張子美沒經過的。海川忙問：「老哥哥，您怎麼看出來的？」「海川，你看這種藥放在酒裡，其性最烈，沾唇即醉。你看這酒面底下，被藥力拿的這酒在酒杯的周圍轉，不仔細看不出來。」海川一看真是這樣：「哥哥，這是賊廟？」

「別忙，孔秀賢姪，你出去藏在柱子後面，等小老道來了，你把他拿進來，咱們用酒灌灌他。」「好的。」

孔秀出來躲在一棵抱柱的後面。果然沒多大工夫，小老道躡足潛蹤來了。

一上台階，孔秀一個箭步到了身後，右手奔脖子用力一掐，左手一攏小肚子，腳尖一點簾子板，麻利脆！叫道：「師大爺，來灌他。」張老俠一點手：「賢姪把他放下，道童，你不要怕，幹什麼來啦？」小老道哆嗦著道：「看看眾位檀越酒飯夠不夠。」「你喝酒嗎？」「不，出家人應忌五葷三腥，不敢喝酒。」「今天喝點吧。」老俠右手一托下巴頰，中指拇指一掐腮幫子，左手拿酒碗，照他嘴裡一倒。咕嚕嚕，想不喝都不行啊！一口酒下去，道童口吐白沫，一攤泥兒似的就躺下了。海川打包袱亮雙鉞：「哥哥，這是賊廟！」

「你別忙，咱們出去看看，不要莽撞。」哥倆出來，孔秀、王三虎也跟著出來。爺四個飛身上房，施展輕功，來到西跨院南房上，扒中脊往北屋觀看。

鶴軒內有三個人正在飲酒，左右兩個正是盜國寶的二小韓寶、吳志廣。當中坐著一位道長，身高有六尺，藍道袍卡青口，係水火絲絛，肋下佩寶劍，薄底雲鞋，細脖子大頰，小腦袋，生羊肝的一張臉，黃眉毛三角眼大嘴岔兒，挽著牛心發纂，金簪別頂，背插繩刷，連鬢絡腮的鬍子，十分兇惡。

原來這個惡道，姓喬名叫喬玄齡，有個外號紫面分水鯨。他還有個親弟弟，叫臥虎道長喬玄清。在四川白龍江岸有座山，叫劍山蓬萊島，歸劍州管轄，這個島裡有當今皇上康熙的親哥哥英王富昌富寶臣在內。山外邊有個廟，叫玉皇觀，觀主姓華名圖號亮羽，外號叫九尾金蠍道，英王封他為護國軍師。

華亮羽這個惡道，專門發賣熏香蒙汗藥，補助英王的軍餉。這個喬玄齡就是華圖華亮羽的弟子，叫他帶著大批的蒙汗藥，上中下三等藥全有，去雲南「安座子挑汗」——意思就是買賣蒙汗藥。喬玄齡來到昆明縣，他知道八卦山九宮八卦連環堡有八位莊主，必須靠他們遮風擋雨。喬玄齡買了一份重禮，來到金家酒店，面見金榮、金亮行禮，把禮物獻上：「二位頭目，貧道能不能請八位莊主爺賞臉，見我一面。」金榮細一盤問，喬玄齡詳細一說。金榮哥倆直搖頭：「喬道爺，咱們不客氣，八位莊主爺身居綠林，可疾惡如仇，類似您的門戶出身，恐怕是不能允許的。我不敢給你通稟，更不敢把你的禮物呈進去。」任憑喬玄齡怎樣哀求，金家弟兄不敢應承。正在這時候，賀豹、韓寶、吳志廣出山辦事回來，到酒店歇歇腿兒，順便喝點酒。金榮一看：「來吧，你們三位來。喬道爺，這是山裡的少莊主，你們近乎近乎吧。」給三個人一介紹，喬玄齡忙給行禮。幾個人坐下一問，喬玄齡不敢隱瞞，實話實說。

「請三位少莊主爺通融通融。」賀豹大包大攬：「喬兄，你放心，有我們哥仨哪！給我預備船。」金榮立刻備好船隻，把禮物放在船上，一支篙渡過南盤江，來到船塢下船。三小陪著喬玄齡來到大廳，三小叫喬玄齡在廳外等候。

三個人進來給師伯行禮：「啟稟師伯，來了一位朋友，從四川至此，在廳外候命求見。」「有請。」賀豹出來：「喬兄請進吧。」喬玄齡來到大廳，一瞧這氣派，他就含糊啦：「小道喬玄齡參拜大莊主和眾位莊主爺。」說著跪下磕頭。「道爺，請起，我與你素日無交，何故前來？」「老莊主，久仰您乃武林前輩，特地前來拜謁。並有禮物獻上，」說著，把禮物一樣一樣呈上。

喬玄齡他想著：有錢偏能役鬼，堵上你的嘴就行。可李老莊主更起疑心啦，素不相識，為什麼禮物這麼重？和雙方的交情不相符。「喬道爺是什麼門戶？」「貧道下五門。」「令師是哪一位？」「九尾金蠍道華圖華亮羽。」

「你來此何干？」「願在貴方借地求財，出售熏香蒙汗藥。」李昆一聽把臉往下一沉，虎目含嗔：「喬玄齡，我八卦山乃上三門弟子，你敢以此醜行污辱老夫弟兄，本應將你致於死地，老夫不忍，來呀，把這不齒於人類的東西給我趕出八卦山，所有禮物扔了出去。」喬玄齡只得抱頭鼠竄，狼狽狼狽出了南莊門。

喬玄齡正在為難，賀豹、韓寶、吳志廣來啦：「喬兄，真是對不起。」

喬玄齡直道歉：「對不起少莊主爺們。」韓寶拍著他的肩膀：「喬大哥，你別難過，我師伯為人固執，請你願諒。我四師伯法禪和尚、五師伯賀永他們叫我跟你說，禮物收下，你只管在本地做買賣，有什麼事發生，四莊主、五莊主、七莊主還有我們小哥仨給你擔著。」賀豹、吳志廣把禮物拿進去，一會兒回來，四個人乘船來到南岸，進了金家酒店，叫金榮、金亮準備許多酒菜，幾個人暢飲開懷。韓寶把事情跟金榮、金亮說啦：「今後只要喬玄齡來，你就告訴四、五、七爺，必須瞞著大、二、三、六、八，五位莊主爺。」金榮、金亮答應。「喬道兄，還有一事，三位老人家叫我跟你提，你每月交給三位莊主爺紋銀一千兩，必須辦到。」喬玄齡大喜過望，完全答應。喬玄齡走後，按月給銀子，他的買賣在雲南府一帶可就做起來啦。每到三節他都暗進八卦山，其中金榮、金亮得了很多的好處。喬玄齡、賀豹、韓寶、吳志廣四個人又結為異姓兄弟。幾年光景，喬玄齡淨剩雪花銀五萬多兩。

這時候，華圖來信，叫他回四川交銀子再取貨。喬玄齡一捉摸，乾脆，我跑奔內地，銀子歸我自己吧。這樣，找韓寶一商量，韓寶也同意：「哥哥，你上哪兒？」「劣兄本揚州人，我還回家鄉，等我有安身之處，再給你們送信。」喬玄齡回到揚州。飛龍觀原先這個廟，坍塌倒壞，根本無人管理，他拿出幾個錢來重修了這座廟，又托人給韓寶他們送信。韓寶他們等喬玄齡走後，花幾個錢僱了一些人，在綠林中吹風，喬玄齡被官人捉起來殺頭啦。

華圖派了幾撥人來問訊，都是這麼一種說法，只可認倒霉完啦。

這次火焚葉父林，二小來到揚州，在他們盜寶的時候，知道不能回雲南，也想到來揚州躲災避禍。這回到了飛龍觀，喬玄齡很高興。韓寶把事情說啦：「哥哥，我們來投奔您躲一躲，您要怕連累，我們就走。」喬玄齡一聽橫打鼻樑：「兄弟們，士為知己者死，女為悅己者容，人在難中想賓朋，你們哥倆瞧得起愚兄，只管住著，萬無一失。」韓寶就住下來，每天三個人到御花園來，一待就是一天。因為這兒賞心悅目的地方很多。今天在風暖閣雅座吃茶，外邊一說話，韓寶撩了個門簾縫隙：「道哥，您看，這就是童林。」喬玄齡一瞧，把嘴一撇：「兄弟，我認為姓童的是個什麼樣兒的大人物，原來是鄉下老趕哪，哈哈……」韓寶一下兒把嘴給捂上：「哥哥，你不要命啦。」

喬玄齡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你們久歷江湖，怎麼怕這麼個人物？」「喬大哥，你別瞎說啦，我沒告訴你呀，杭州播上我四大爺多大本領，差一點叫童林把腦袋給拍碎了！你別看貌不驚人。」吳志廣也說：「道兄，我們能殺他，何必冒風險盜國寶哇！看來童林訪我們已到揚州，咱們不能再出廟啦，忍幾天吧。」

三個人商量好啦，外邊也下起了雨，天色漸黑。點亮了燈，叫徒弟備飯，三個人可就喝上啦。正在這個時候，道童進來：「啟稟師爺，外邊來了四個人避雨，有個人名字叫童林。」韓寶一聽：「喬大哥、吳大哥、怎麼辦哪？」

喬玄齡沉得住氣：「把他們讓到東配殿去。」「是。」道童走後，喬玄齡看他們倆驚慌失措的樣子：「無量佛，兄弟們放心，他們又不知道你們在這兒，喝酒喝酒。」這時道童進來：「師爺，他們要吃些素食，還要喝酒。」喬玄齡哈哈大笑：「這叫天堂有路不走，地獄無門自投，賢弟，童林他們末日到啦，好吧，給他們準備，把砂酒壺拿出。」「是。」韓寶、吳志廣忙問：「道哥，您要幹什麼？」「給他們放點藥。」吳志廣搖頭：「道兄，千萬別放藥，打不成黃鼬鬧身臊，引火燒身！」「兄弟們，沒有金鋼鑽，不敢攪磁器活兒。我這藥，童林他們見都沒見過。」小道童把砂酒壺拿來。喬玄齡把箱子打開，拿出一個小匣子來，打開匣子裡邊有個磁瓶兒，是個珊瑚蓋兒，把蓋兒取下往壺裡倒了一點兒。「不用溫酒，涼酒即可，去吧。」韓寶有點兒猶豫：「行嗎？」喬玄齡冷笑：「哼哼哼，我這藥十兩黃金也買不了一兩藥哇，二位賢弟，這是最上等的雙無散哪！」韓寶他們這才放下點兒心，三個人又喝上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喬玄齡叫小道童去看看：「賢弟準備兵刃殺童林吧。」喬玄齡真是忘乎所以。海川他們已經來到南房上，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海川分雙鉞從丹田一聲斷喝：「呔！盜寶欽犯韓寶、吳志廣還不束手就擒嗎！童林在此。」英雄飛身往下走。鶴軒裡的燈滅了。喬玄齡毫不在意：「二位賢弟，隨我來。」回手按劍把頂碰簧，嗆亮亮拉出寶劍，伸手抄起木凳來，往外一扔，墊步擰腰，嗖的一下躡出來。他回頭一看，嘿，好朋友韓寶、吳志廣都沒出來！當喬玄齡往外躡的時候，吳志廣也拉刀往外來，韓寶用手一拉後窗戶，吳志廣也低聲說話：「喬大哥可出去啦。」「不管他，咱是什麼案子，快跑吧！」兩個人一前一後飛身出了後窗戶，一伏腰施展夜行術撒腿就跑。

喬玄齡就知道二小跑啦。「什麼人敢在祖師爺面前撒野？」「惡道通名上來！」

「紫面分水鯨喬玄齡。」刷——寶劍走順風掃葉，奔海川脖子就抹。喬玄齡怎知海川的厲害。海川往右一斜身，左手鉞一立，用雞爪一拿劍，嗆亮就叨住啦。左手一歪，喉楞楞寶劍脫手而飛，右手鉞用了一招「金猴戲月」，刷——就到啦，其快無比。老道往下一矮身，稍慢一點兒，噌了一下把發簪給挑啦。「無量佛喲！」嚇得老道魂不附體，扭頭就跑。海川高喊：「惡道哪裡跑。」腳下加緊追下來，張子美怕海川吃虧，也追下來。夤夜之間，前後三條黑影，從飛龍觀出來一直往西北奔跑。喬玄齡急急如喪家之犬，忙忙似漏網之魚。江南水鄉，水網交錯，不遠就是三岔河口，眼看都追上了。韓寶暗地裡高聲喊：「合字，龍溝裡扯呼。喬玄齡一聽，見是韓寶他們。於是三個人前後跳進水裡逃生了。海川他們哥倆也追到了：「哥哥，您的水性怎麼樣？」「對不起賢弟，哥哥也是旱鴨子。」海川長歎一口氣：「又被他們逃啦。咱們回去吧，這也沒法子。」海川無法。

哥倆回到飛龍觀，越牆而過，喝，孔秀正在審訊四個小老道兒。現在孔秀派小老道弄涼水把另外那個小老道給灌過來。孔秀伸手把小刀抽出來，在袖口上備刀：「混帳東西，竟敢跟你的師父老雜毛，老牛鼻子來害我們！現在機關敗露，吾孔秀是不能饒你們的！一定送你們去見三清教主請罪。」王三虎在旁邊兒看著也不言語。四個小老道嚇壞了，環跪在孔秀面前：「壯士，這不關我們的事。我們聽師父的，師父叫我們幹什麼，我們就幹什麼。」「混帳東西，那個牛鼻子叫你們殺人，你們也要去麼？混帳話，我來問你，那個老雜毛叫什麼名字？」「紫面分水鯨喬玄齡。」「鯨是什麼東西，是不是叫紫臉大烏龜？」「對對對。」「你們都是小烏龜。」「對對對。」「那個烏龜是幹什麼的？」「他是出家人，賣熏香蒙汗藥的。」「混帳，那兩個東西幹什麼來了？」「我師父的好朋友，一個叫韓寶，一個叫吳志廣，他們在雲南的時候就認得，這次聽說盜了國寶，到這兒來躲災避禍。」哥倆一聽，張老俠點頭道：「很好，三虎，你馬上帶路費，去三岔河口，查看兩個欽犯，只要探知下落，你立刻回杭州報信，以便捉拿。」孔秀用腳把小老道給踢起來：「混帳東西，快起來，不要氣我老人家！」張老俠走過去，溫和地道：「你們都是哪裡人哪？」「我們都是揚州人。」「家裡都有父母嗎？」「我們四個人全有父母。」「為什麼又當老道出家呢？」「家裡都很窮，兄弟姐妹又多，沒有法子。」「姓喬的老道很有錢吧？」「師父的銀子很多，都在大箱子裡放著。」「好吧，你們跟我來。」小老道領著張老俠他們進了鶴軒東裡間，果然有個大箱子，老俠施展鷹爪力，把鎖擰開，箱子蓋一打，咳，八月螃蟹——頂蓋兒肥！老俠一笑：「你們四個人，能拿多少就拿多少，回去把錢交給你們的父兄，做個小本經營，或買幾畝薄田，也能餬口，千萬要安份守己，記住沒有？」「無量佛，記住啦。」「好，你們四個人拿吧。」

四個小老道，可就玩命了，伸手就拿，往兜裡就裝啊。孔秀一看，氣得直罵：「混帳，什麼都不懂的，老爺子叫你們裝，你們就不想一想，你們身上能有幾個兜！兜裡又能裝多少金銀？簡直是昏了頭，不會動腦筋好好地想一想麼？」「檀越，您快給我們出個主意，多拿一些呀。」「老子告訴你們，你們把兩條褲角在腿腕兒上綁緊了，然後把褲帶解開，往褲子裡面裝，那就裝得多了。」「喲，這主意太好啦。」四個道童，把自己兩個腿腕兒綁好，腰帶解開，把兩條褲腿兒裝得鼓鼓的。「唔呀，你們裝得怎樣啦？」四個小老道弔著腿站在那裡動不了啦！張老俠、海川老哥倆哈哈大笑。孔秀這個氣：「真是混帳東西，邁步都不成了。快拿出一些來吧。」「我們又捨不得。」

「你們捨命不捨財，我這就點火了。」四個人萬般無奈，蹭到廟外，掏去一些埋起來，等回家之後再來拿。老俠張子美把金銀全都弄到外邊埋好，然後一把火把飛龍觀給燒了。火光大作，此地既不著村，也不靠店，就沒人管啦。

這爺兒四個回轉揚州城店裡，都快上店門了。稍微休息，天光大亮。算還店帳，多給一些小費，這才來到九龍觀的東角門。張子美用手拍門，時間不大，小道童出來開門：「無量佛，原來是師叔，弟子有禮。」「請起，你師父可在觀中？」「昨天下午就候幾位，現在下棋哪，您請進去吧。」「好，海川，咱們爺仨去鶴軒吧。」孔秀問道童：「小師弟，我的教師可在觀中下棋麼？」「您快去吧，會在哪。」角門關好。一直來到西院，院內栽種異草奇花，濃郁芬芳。小道童挑簾子，海川一看，迎面站著一位老仙長，大身材，猿臂蜂腰，身穿銀灰色道袍，黃緞子護領，佩帶一口寶劍，劍名巨關。

長四方的一張臉，面似銀盆，兩道鬚眉，慧目放光，鼻如玉柱，唇若丹塗，額下一部銀髯如扇蓋滿小腹，白鬢挽道冠，金簪別頂，笑容可掬，慈眉善目。

八仙桌桌面上放著棋盤，上邊有不少棋子。兩邊站著兩位，上首是一位高大的和尚，黃色僧袍黃護領，黃中衣黃緞子寸底僧鞋，光頭頂六塊受戒的香疤痢，赤紅臉，兩道長眉毛，壽毫特別長。下首是個瘦小枯乾的老頭兒，米色綢一身兒，腳下厚底福字履，短眉圓眼，大白鬍子，白剪子股的小辮兒，很精神。張子美搶步進身跪倒磕頭：「道兄，張鼎有禮啦。」「無量佛，張賢弟請起請起。」道爺把張老俠扶起來：「聽說賢弟們來啦，很高興，昨天就沒出去，在觀中等候大駕。」「道兄，我給您介紹一位新朋友。」「無量佛，好哇。」「海川，過來行禮，這就是司馬道兄。」童林磕頭行禮：「司馬道兄，小弟童林拜見。」司馬空伸手相攙：「哎，久仰賢弟之名，今日方始如願。」司馬空說到這兒，回過頭來：「高僧，快來見一見，你們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哪！」「彌陀佛，師弟童林，哥哥早就知道你啦。」海川恍然大悟，知道這是自己的二師哥，長眉羅漢鐵背禪師普照。

普師父細問海川一番，海川把出世以來的事情全說了：「這次小弟代替我哥哥侯振遠，恭請司馬道兄，還有在坐的眾位兄長，出山相助，不勝感激。」

老仙長司馬空聽完之後，口誦佛號：「無量佛，海川兄弟、張賢弟，我與聖手崑崙鎮東俠侯振遠，神交已久，總想專程拜謁，只因俗事繁忙，未能如願，今日二位賢弟來到敝觀，敦促愚兄，敢不如命麼？不過依貧道管見，杭州設播，與賢弟捉賊得寶這原是兩回事。童賢弟拿二寇請國寶，倒是應該認真對待。至於杭州播的事情，真要邀愚兄擂台以上，與秋老俠當場動手，分個強存弱死，不是愚兄怯陣，恐使賢弟們失望。因為愚兄八十有五，年紀高邁，自問所學也難比秋老俠，應該知難而退，不去杭州為對。為什麼還要去？只是盛情難卻。可有一節，我想秋、侯二老因為徒弟們的小小爭鬥，便欲兵戎相見，也很不妥。愚兄此去杭州，想為

兩造平息此事，如能辦到，兩方化干戈為玉帛，化吳越為一家，化嫌為好，我們多交幾個朋友，不是更好麼？二位認為愚兄的想法如何？」海川一抱拳：「道兄的高見，實為我兄侯廷的原意，我們都是這麼想的。」「無量佛，那就使愚兄放心啦，普照禪師跟海川是師兄弟，不須山人再請啦。陶老檀越也該拔刀相助啦？」「陶某我沒有什麼本領，但也願隨眾位之後，赴湯蹈火。」海川一一道謝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從外邊進來兩個人。海川一看，喝，好樣子啊！兩個人都在二十來歲，前邊這個中等的個頭，細腰窄背，身穿寶藍綢子長衫，腰繫絨繩，長圓臉兒，面如冠玉，兩道劍眉如漆刷，一雙虎目似朗星，英俊之中顯得誠實。後邊這個好像小一些，白潤潤的臉色，兩道彎眉，一雙大眼睛，鼻如玉柱，齒白唇紅，顯著淘氣似的。海川很高興，也很喜歡這兩個孩子：「道兄，這兩個孩子都叫什麼名字？」「無量佛，賢弟，這大一點兒的今年十九歲，是我的一個小姪子，複姓司馬單字名良，我給起的外號叫玉麒麟。

後邊這個十八歲，名叫夏九齡，外號多臂童子。前邊這個老實，後邊這個最淘氣。」海川聽了一笑：「哈哈，叫多臂童子，一定會打暗器？」「兩個人全會，一個是鏈子錘，一個是鏈子槊，一個會打毒藥鏢，一個會打毒藥箭。」

海川一聽就怔了，臉上很不高興：「道兄，你很不對呀，不是小弟嘴直，您身為南俠，就應該教子弟走正路，勿入於邪途。兩個孩子很小，暗器就不該教，何況是毒藥暗器呢，未免傷天理喪德性啊！最好給他們收回，不讓他們使用。」司馬良長長歎一口氣：「賢弟責備愚兄甚是，現在已經不叫使用了。此事皆怪愚兄大意。」

司馬空的武藝，是和他的一位伯父練的，他伯父複姓司馬單字名彥，出家在雲南大理玉真宮。這位老仙長文武兩科，水旱兩面，內外兩家，俱臻絕頂。南俠司馬空的鍾馗五式劍法，是伯父教的，巨闕寶劍是伯父給的，會打暗器，會配毒藥，也會配解藥，而且精通水性，人稱海內尋針，成名多年，隱居在九龍觀。鈔關街上有個賣豆腐的夏老頭，夫妻兩個都很好，有一年染時疫，相繼去世，只留下一個五歲的小男孩叫九齡。南俠的一個姪子叫司馬良，六歲時也喪去父母，這樣老仙長把這兩個孩子都收留在廟中。由於孩子們的聰明伶俐，老仙長教兩個孩子盤腰窩腿站架，三十六大架，七十二小架，這是學習拳腳兵刃的基本功夫，然後教孩子打拳。練習兵刃，開始是為瞭解問才教，後來一看兩個孩子真行，就把二、五更的真功夫拿出來了。兩個孩子越學越高興，從來不用別人督促，老道爺也越教越高興。光陰荏苒，眨眼間十二年，兩個孩子真用功，一個會打亮銀鏢，一個會打肘袖箭，真是上打飛禽，下打走獸，夜晚之間打香頭，百發百中，從不落空。

有一年，老仙長把兩個孩子叫到鶴軒：「良兒、齡兒，今天把你們叫來，有點兒事情，當年我的伯父授業於我，有一種制毒藥暗器的方子，我準備炮製一料，你們兩個要幫助於我，記住了麼？」小哥倆趕緊答言：「記住啦。」

到了第二天，南俠開始買進藥品，等把藥味買齊，一其七十二味，開始炮製，什麼藥應該研面，什麼藥應該去皮，什麼藥應該焙，什麼藥應該煎，每味藥應該多少分量，君臣佐使，用了一個月才配齊制好，老人家把藥收起，並且告訴他們兩個，還有配制解毒藥的藥方，將來也要制一料，到時還叫他倆幫助，事情就這樣過去。沒想到有一天，老道爺想查看他們使用的兵器暗器，不料鏢囊裡的亮銀鏢，怎麼是毒藥鏢啦！再查看夏九齡兒的袖箭，也是毒藥箭啦！「無量佛，這兩個孽障，竟敢背著山人，身染下流，胡作非為，妄交匪類，哪裡來的毒藥暗器？」老仙長回到鶴軒，把戒尺放在桌子上，等他們回來。沒有多大時間，司馬良，夏九齡回來啦，進了鶴軒，老仙長把臉一沉，手拍桌案，啪的一聲：「奴才大膽，還不跪下。」司馬良是個膽小的孩子，嚇壞了，雙膝點地，撲通就跪下啦，嚇得要哭，可夏九齡就不然了，不但淘氣，而且膽子還大，因為司馬良管南俠叫大伯，他也叫大伯，九齡一跪：「大爺，孩兒們犯了什麼罪了？招您老人家生這麼大氣呀？」「奴才，還不知罪，還敢嘴硬，你們兩個奴才背著伯父在外邊結交了什麼壞人，從實講來，如若花言巧語，欺騙於我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一伸手把戒尺拿起來：「為伯的就要著實拷打！」「伯父，我和良哥哥，謹遵教誨，怎敢有半點錯誤，招伯父生氣，至於結交匪類，弟子二人十餘年來，並未交過一個外人哪。」老俠客氣得直吹鬍子：「無量佛，冤家你還敢嘴硬，我知道良兒是個忠厚的孩子，就是你膽大妄為。你既然沒結交匪類，我倒要問問你，你們兩個奴才的鏢和袖箭，怎麼都是毒藥的？怎麼來的？講！」南俠認為這句話一問，兩個人人都得嚇得顏色更變，沒想到夏九齡笑啦：「大爺，那不是您教給我們做的嗎？」

「什麼？我教你們做的？更是胡說！」「您別著急，聽孩兒我跟你提提。」

「好，你給我講。」九齡這才細說一番。

當初老道爺叫他們倆幫助配藥，當天晚上練完了功夫，小哥倆回房休息，九齡可問司馬良：「良哥哥，大爺叫咱們倆明天幫助配藥，你說這是幹什麼？」

「老人家一個人忙不過來，必須有人幫忙啊。」夏九齡搖頭：「不對不對，哥哥，您到什麼時候才能聰明一些呢？」「你又數落我？」「我不是數落您，您想想這是配毒藥，咱們倆是伯父心愛的孩子，他要配藥，應該躲避咱們才是，為什麼還要咱們幫忙呢？」司馬良想了半天直搖頭：「想不出來。」「我告放您得啦。這是試試咱倆機靈不機靈，有心肺沒有。」「我不明白。」「哥哥，伯父人稱南俠，海內皆聞，而這種毒藥又是為綠林不齒的東西，可又萬分珍貴。如果老人家要明說傳咱們，這不太合適。如果不傳，可伯父年紀已大啦，唯恐百年之後，就要失傳，為了這個才讓咱們幫助配藥。」「是這麼回事麼？」「沒錯！這叫暗中傳授，明天配藥的時候，您記藥味和份量，我記炮製方法。」兩個人商量定啦，第二天開始配藥，兩個各人記各人的，一月時間配好，南俠把藥收起來，事情也就過去啦。夏九齡在暗地裡把藥味份量還有炮製方法都記下來，兩個人開始攢錢，夠數啦，到藥鋪去買藥，分幾次買好，兩個人也配了一料，跟著就訂做鏢和袖箭。毒藥暗器分兩種，一種是用毒藥鏢箭，還有一種，鏢的中心是空的，鏢尖兒有個極小的孔，從鏢後邊把藥放進去堵嚴，當用暗器打傷對方之後，藥力即可順著鏢尖兒到了對方的身體以內，從而達到傷人的目的。夏九齡、司馬良的暗器就是屬於後一種的，其實兩個孩子出於好奇心理，倒不是為了傷人去。到現在九齡婉轉的把事情原委說明。南俠聽了一個勁地念佛：「無量佛，是為伯父之過也！好孩子，九齡你很聰明，但一定行端履正，不辜負山人疼愛你們一場才對，把鏢箭中的毒藥退出來，今後不准使用。伯爺還會專門治毒藥傷，有了機會我也傳授給你們。」兩個孩子答應著跑回自己房中，把毒藥退出來，全都交給司馬道長。道爺收起戒尺，藏好毒藥事情就過去啦。今天海川一問，老仙長才把從前的事敘說明白。

按理說，這本是個小事，何必要提出這麼件事呢？我們說書的也講多少種筆法，如明筆、暗筆、倒插筆，咱們這筆書叫栽筆，意思是將來有用。說書講究來龍去脈，忌諱用什麼拿什麼，不用什麼忘什麼，所謂沒根的書不行，這兩個孩子永遠不打暗器，更不傷人，為什麼要提起來？就是到後文書，陝西鳳翔府金風山古剎玉皇頂的方丈、金雞好鬥雙鋼掌赤膽俠慧斌僧，在四杰嶺用鋸齒峨帽毒藥弩，打了山西太原府銀面仙猿鐵背崑崙石擇石金聲。當時無人能治，若非三俠趕到，司馬老俠給醫治，焉有這九十六歲老英雄的命在？

到那個時候過來就治傷，您不就感到突然了嗎？

閒話少說，老仙長一看童林很喜歡這兩個孩子，問：「你看這兩個孩子怎麼樣？」「道哥的親授當然高明，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。」「可惜，這兩個孩兒的天賦資質都不錯，只是山人年歲高邁，也無精力，你要興一家武術，必須廣收桃李，好光大門戶，這兩個孩子，乾脆歸你得啦！」「哥哥，這兩個孩子是您心愛的，怎能奪兄長的愛哪？」「賢弟不必客氣，你就多受累啦。」

夏九齡第一個就跪下了：「師父，您就收下我們哥倆，我們早就聽伯父提過您，上次擂台，您用陰陽手打了法禪和尚，人常說，學會陰陽手，打平天下遍地走，您就收下吧。」童海川點頭答應：「好，收下你們兩個，算我正式弟子。」小哥倆趴下磕頭。海川挨著給介紹，又叫過孔秀來道：「孔秀給你兩個小師兄磕頭吧。」「唔呀。」孔秀一聽就怔啦：「師父，我是先進門的，再說弟子的年齡也大，怎麼後進門的算為師兄呢？」「胡說，你是記名弟子，他們兩個是正式的弟子，怎麼能論進門先後哪。」孔秀一

想：哎呀，我這個徒弟還是個懸著的！「徒兒遵命啦。」孔秀給司馬良、夏九齡磕頭叫師兄。

道爺吩咐擺好素菜席大家入座，開懷暢飲。吃完飯之後，道爺安置一下廟裡的事，老和尚也回龍泉寺安置一番，拿著自己的兵刃鑲鐵亮銀槍，陶少仙也回去收拾一下，帶好兵刃，兩個孩子收拾停妥。老少群雄八人從揚州出發，饑餐渴飲，過擺行船直往杭州而來，到了金龍鏢局門口。

侯振遠、李源、侯杰，還有一位老俠碧目虬髯，佩帶紅毛寶刀，是賽判飛行俠苗澤苗潤兩。原來這老哥倆先到了。侯二爺來到常州北門裡青楓巷，第一家是冷家，第二家是苗家，這就是當年孔秀偷錢的那家。二爺上前去，啪啪啪，拍打門環，時間不大，家人把門開啦：「爺台，您找誰呀？」「管家，老夫山東侯杰，來拜訪苗老英雄。」「您稍候。」伙計往裡報告，苗老俠趕忙出來陪禮，二爺立即攙扶，請了安方才往裡讓。客廳裡落坐，獻上茶來，喝了碗茶，苗澤道：「二哥，從山東來？老哥哥身體可好？」「家兄托庇粗安，代問賢弟好。劣兄不是從山東來，是從杭州來。」二爺把事情詳細說明：「子美叫哥哥我來請你，你能前去嗎？」「二哥這是什麼話，小弟正有意去杭州蘇橋鎮避主軒，要拜望久占江南呂留良晚村老前輩。再說眾哥哥兄弟看得起我，還有新朋友童海川，我一定前往，先吃飯。」哥倆喝著酒，苗老俠叫人到後邊告訴姑娘苗霞出來。這姑娘今年都十九歲啦，比前幾年更俊美啦。姑娘出來，拜見二伯父。侯二爺很高興，自己沒兒沒女，看見人家的孩子更羨慕：「閨女起來，二大爺沒帶著什麼，只是小的時候，我的孀母給了一個金如意，在我身上佩帶多年，送給孩子做個見面禮，祝你長命百歲，事事如意。」二爺從脖子上摘下來，送給姑娘。飛霞磕頭道謝。

次日帶好路費，老弟兄才奔杭州。到鏢局往裡奔客廳，與王爺、侯老俠見面，各道寒暄。侯二爺把請苗老俠的經過跟王爺都說清楚，直到今天南俠才到，侯老俠帶眾人接到門前。張老俠跟苗澤是把兄弟，先過來磕頭問好，然後叫海川認識，海川行禮。南俠跟侯老俠等人見面，大家高高興興往裡來。

一進客廳，王爺恭候，侯振遠給介紹：「道兄，這是王爺。」「無量佛，爺駕在上，貧道稽首。」「哎喲，老仙長，偌大年紀道骨仙風，果然是武林豪傑，風塵俠隱，久仰久仰。仙長不要行禮，快快請坐，大家坐下坐下。」海川把司馬良、夏九齡叫過來給王爺磕頭，把南俠介紹的事說明。然後一一介紹。弟子們全進來行禮。王爺愛這兩個孩子，拉著他們的手問長問短。尤其是九齡，口齒清晰，王爺更愛。海川告訴他們倆：「今後侍奉王爺，就是你們兩個人的事啦。」二小答應著下去。

侯振遠把請他們的來意細說一遍，希望息事寧人，免動干戈。剛說到這裡，黃燦進來：「師爺，白亮求見。」侯振遠一擺手：「叫他先回去。」「是。」

南俠攔住：「既然是來了，叫他進來吧，他不是飛龍鏢局的嗎？」「是。」黃燦轉身出來，不大工夫白亮進來道：「小子白亮，奉秋老俠的命令，給您帶來一封信。」說著，把信拿出來。侯老俠接過信：「黃燦，把白亮帶出去待茶。」白亮出去，侯老俠把信打開，上面寫道：「振遠吾兄座次，三次奉函相邀，未見回示，心實忐忑不安，因何黃鶴無音，甚為悶悶。欲請閣下明日在擂台相會，以慰渴念。書不盡言，敬請客安，秋田頓首。」侯老俠把信交給王爺，王爺傳給司馬道爺，大家全都看完。司馬空口誦佛號道：「無量佛，王爺，侯大弟，眾位賢弟，貧道以為來到杭州，與賢弟商議，如何斡旋此事，雙方言歸於好，沒想到坐未安席，戰書即到，何欺人之甚耶！爺駕有何高見？」

王爺微然一笑：「司馬仙長，秋佩兩三次下書，無理太甚，有這麼句話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屯。本人認為事已至此，不妨回信明日開播。」司馬仙長點頭道：「振遠大弟，王爺明鑒，看來秋老俠偌大年紀，十分跋扈，即使現在去見他，也是難以如願，不如回復他，有什麼話擂台去說。」可怎麼到擂台上去了事呢？打架攤上怎麼能了事啊！老俠侯振遠答應取來紙筆，一揮而就，上寫：「秋老英雄台鑒，久欽高名，如仰瞻泰山北斗，雲樹之思，何可言狀。

三次來函，一切盡悉，奈因冗事繁雜，未克如命。今蒙閣下相邀，就依尊意，明日北高峰得聆教誨，快何如之。草草不恭，敬乞原有，侯廷頓首。」書信寫好，派人交給白亮回復北俠。王爺同這些位武林豪俠高談闊論，對武林真有了進一步的瞭解。在這些人裡談到北俠秋田，沒有一位小瞧小看的，王爺恨不得馬上見見這位年高有德的出奇人物。海川也把在揚州飛龍觀發現二小之事跟王爺與侯老俠說了，只是現在不見王三虎回杭州。

到了晚上，大擺筵宴，大家入座，酒過三巡菜過五道，老俠吩咐慢上，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，上次擂台，由於王爺在此觀臨，一福壓百禍，總算化險為夷。看來明日擂台，依然能夠平安過去。話雖如此，也難免當場動手，愚意還是和上次一樣，願去者簽字，不願去者不勉強。」說完，黃燦把紙筆拿來，猛英雄於恒頭一個站起來：「誰不去，誰是小狗兒，不叫牛兒去，那哪兒行啊，給我簽上。」黃燦真給他簽上啦。王爺贊成：「來，我簽字。」

大家紛紛簽字。然後歸座。侯老俠執酒壺，從王爺以下都給滿酒，開懷暢飲。

吃完飯殘席撤下，早早休息。

次日清晨，大家陪著王爺梳洗盥漱已畢，擺上飯來。外面人等早已傳齊伺候著，直到裡邊傳出話來：準備起程，眾星捧月，來到鏢局門前。海川到王爺的馬前，請王爺上馬，老少群雄紛紛上馬，各抖絲韁，馬上加鞭，來到擂台。喝，萬頭攢動，比前次的人還要多。大家下馬，下人們把馬拉走，來到東看台。到北頭按次序坐好，獻茶擺點心。王爺看了看前次撞壞了的地方完全修好啦。不過擂台下面，繩子拉得密啦。老百姓不能靠得太近。海川挨著王爺，一指西看台，王爺往對面一瞧，果然一百多位英雄好漢，最前邊潘龍引導首一位老英雄，是個矮身材，足有八十六七歲。按南俠、北俠、鎮東俠這老三位排行，鎮東俠八十二歲、司馬道爺八十四歲、北俠八十六歲。秋老俠身穿身材長衫，紫絨繩兒，左肋下佩長劍。往臉上看，面似銀盆，兩道蠶眉，壽毫老長，一雙虎目炯炯放光，鼻如玉柱，唇若丹塗，一部銀鬚胸前飄灑，精神矍鑠好神采。有兩個小童兒高、高和，身後還有三個大弟子：雙手托天逍遙鬼藍田寶、低頭看山自在鬼藍田玉、邁步過嶺無形鬼藍田鑒。

這哥兒仨都是宣化府著名的財主，很早就跟秋老俠學藝。司馬道爺跟侯老俠商量：「現在秋老俠來啦，劣兄想到西看台去一趟，給兩造說合說合。」侯振遠沉吟一下：「道兄的美意，小弟感激，只恐在這裡談說合二字，恐怕不好吧。」侯振遠想得對呀，要說合在城裡說合，怎麼到擂台上來說合呀。南俠一擺手：「振遠大弟，我想秋田也是武林前輩。不能過為己甚。還是去一趟好。」老俠答應道：「黃燦，你陪著師伯去趟西看台。」「是，師伯跟我來吧。」爺倆一前一後，順扶手梯子下來，來到西看台。白亮帶著幾個伙計都在下面哪：「黃鏢主有事吧？」「白亮，告訴你們潘鏢主，就說揚州司馬道長專程拜謁秋老俠客。」「您候著。」白亮跑上去，一會兒潘龍下來行禮：「司馬老仙長，家師叫我前來迎接，您請吧。」等南俠上了西看台，北俠早在上邊等候：「哎呀，鼎鼎大名的南俠客海內尋針崑崙道長司馬道爺，恕過小老兒接待來遲啦。」「無量佛，老俠太客氣啦，貧道此番拜見閣下，原為兩造爭鬥之事。」南俠剛要接著往下說，北俠伸手一攔：「我還認為閣下面見秋田敘敘江湖舊事，原來閣下是為了鏢局打播之事，這確不敢奉命，今日之事，只有擂台之上分個強存弱死，真在假亡。您要幫助秋田，謝謝您，老朽不敢奉邀，您要幫助姓侯的，打架不惱助拳人，我姓秋的不在乎，請回吧。」

南俠把臉都氣白啦：「無量佛，好，既然如此，貧道告辭。」「不送！」南俠氣吭吭往下走，黃燦也不敢問，二位回到東看台。侯振遠一看南俠的氣色，就知道生氣了。「道兄，怎麼樣？」「無量佛，秋田枉為人間俠客，偌大年紀，不通情理，事到如今，只有擂台之上見生死。」

王爺在旁邊提醒大家：「眾位老俠客們，飛龍鏢局已經派人登台啦，我們準備應戰吧。」果然有人上去了，這個人一登擂台，台底下「嘩」來了陣嘲笑：「喲，這個人怎麼這樣啊？」原來此人身高不過四尺，雙肩抱攏，身穿藍布褲褂，腰裡繫著青布帶子，搬尖大灑鞋，白布襪子，圓臉型黑紫臉膛，短眉毛大三角兒眼，黃眼珠子，小鼻子大嘴岔，兩撇黃鬍子，大約有五十多歲。這個人來到台口一抱拳：「鄉親們，在下宣化府的人氏，複姓藍田單字名寶，有個外號雙手托天逍遙鬼。受飛龍鏢局所邀，前來助拳。哪

位上來，某家奉陪。」剛說完，聽東面看台有人說：「呔，小小頑童，身不滿四尺，也敢擂台論武！看來你們家裡的大人們不管孩子，我來管教管教你。」話音一落，嗖的一聲，躡下看台，擰腰上擂台。正是多臂童子夏九齡。擂台下一陣大笑，高個頭的孩子怎麼這麼損哪！

根據上次擂台的死人傷人，老俠侯振遠，不願意叫小弟兄上台啦，因為年輕好勝，沒輕沒重。沒想到夏九齡過來啦：「師大爺，姪男不才，願見頭功。」老俠把臉一沉：「小小年紀，搶贏鬥勝，有什麼好處，你應該好好地侍奉王爺。」誰知王爺說話啦：「老俠客，這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，就讓孩子上台閱歷閱歷麼！九齡，我的面子，去吧去吧。」侯老俠心裡有氣：這幫孩子，將來都被王爺給寵壞了！老俠侯振遠哼了一聲：「這前兩仗必須打勝，你能成嗎？」「能成，師伯您等好吧。」夏九齡這小孩兒挺精明，知道藍田寶本領比自己強得多。師伯用話激我，前兩仗必須打勝，分明是叫我上台挨揍去，我必須勝了才露臉。他想出個損主意來，上台就氣他，把他氣暈了就能勝他，九齡才說出那麼一片話來。果然藍田大爺氣得哇呀呀怪叫如雷：「好小輩，才出娘胎，就敢藐視某家，過來進招。」九齡故意地把臉往下一沉：「藍田寶竟敢在小爺面前無禮，你是個不夠尺寸的人，誰也不願跟你動手，小爺也是拿你開心解悶兒，你倒登著鼻子夠臉！好吧，我就把你扔下去。」

說著一個箭步躡過去，舉雙拳「雙風貫耳」照著藍田寶左右太陽穴打來。藍田寶跨左步右腳掃堂一腿，小短腿真利索。夏九齡腳尖點台板，「嗖」的一下躡起來，左腳紮右腳雞登步就踹。藍田寶縱身出去，兩個人插招換式打在一處。有這麼一句話，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沒有。兩看台的人是練武的，都瞧的出來，九齡非挨打不成。西看台上的一些人也在秋老俠的面前捧場：「老前輩，藍田大爺是您得意弟子，果然身手不凡，功夫很好，這個姓夏的孩子，真是小螞蚱行嫌路窄，鵬飛雲外恨天低。他差得太多。」

原來北俠秋佩雨，別看這麼大的份兒，可不善辭令，說話不成，老頭兒有個脾氣，最討厭說奉承話。「眾位，不要捧場吧，我看老大非輸不可。」

「喲，老爺子怎麼看呢？」「哼，他脾氣太暴，這個小孩兒機靈，嘴尖舌巧，並且還會冒壞。眾位不信，可以看麼？」現在擂台上兩個人動手已經十幾個回合了。藍田寶攙打開封，招數加緊，身法特別快，把九齡圍在當中。

九齡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，真打不過人家。他一著急，再看藍田寶，「猛虎出洞」奔胸膛打來。九齡根本躲不開，九齡一聲喝喊：「站住。」藍田寶聽他一喊，自己不知道什麼事，馬上把招數停住，往回下一撤拳，剛要問九齡你為什麼喊站住？他還沒問，九齡用手一指：「藍田寶，你們哥們為什麼上台，倆打一個兒算什麼英雄？」這可是猛雞奪食兒！藍田寶想：你們上台幹什麼？他一回頭，那意思叫他們回去，就在他一回頭的工夫，九齡一個蹠子腳正踹在藍田寶的胸口上，嘍——「哎呀！」叭喳，把欄杆撞折啦，藍田寶咕嚕一下從擂台上掉下去了。他哎喲哎喲爬起來，用手往台上一指：「好小輩，你為什麼說瞎話？你誑我！」九齡站在台口，雙手叉腰：「藍田寶，應該置你於死地，幸虧你跑得快呀。」「你胡說，你誑我！」「哼，告訴你，這叫本領，有力使力，無力使智，你輸了沒有？輸了就認輸！」藍田寶有心再上台，又覺著沒意思。只可分人群來到西看台下，擰腰縱上來。台底下又亂又笑，議論紛紛：「這小孩真機靈，把矮老頭給打下來啦。」

老俠秋田等藍田寶回來，笑嘻嘻地看著他：「你這麼大歲數，叫小孩誑啦。」其實東看台上侯老俠很不樂意：「爺以後可不能淨慣著他們，您看這孩子品德多壞。」王爺微笑搖頭道：「老俠客，司馬仙長，你們眾位很有經驗，在作戰上，九齡這孩子頗合兵法，這叫兵不厭詐，讓您說九齡不敵，站在那裡挨打，品德就好啦，心地就誠實啦。換句話說，人家給一刀，設法反敗為勝的不誠實，可等著刀來致自己於死的算為誠實。小則比自己，當然是暴虎馮河無所謂，可大則於國可就不一樣啦。一個戰鬥打勝威武不加，一個戰鬥打敗則有敗國亡身的關係呀！老俠您再想一想，這個孩子在將要被打的時候，還能出奇制勝，看來這個孩子不簡單，我看得獎勵。不知說得對不對。」

王爺的話，說得大家都十分佩服。老俠侯振遠連連點頭道：「爺真是遠見卓識。」

這個時候，夏九齡在台上一抱拳道：「鄉親們，在下夏九齡，一時倖倖戰勝藍田老師父，人家比我強得多。現在再請一位。」猛然，西看台有人高聲喊：「姓夏的，小小年紀狡詐得勝，有何德能之處？某家來也！」飛身影下看台，長腰登擂台，看熱鬧的一瞧，「嘩」又全都笑了，又是個小老頭兒。

九齡一看，穿裝打扮年紀，跟剛才那位一樣。問：「老朋友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某家姓藍田單名玉，有個外號低頭看山自在鬼，小娃娃，你取巧勝了某家兄長，你胎黃未退，乳臭未乾，竟敢欺心奸詐，諒你不是某家敵手！快快換能者前來。」九齡一陣冷笑：「藍田玉，你真是目光短淺之徒，豈不知有志不在年高，無志空活百歲？秤錘雖小能壓千斤，舟楫空長終被水沒，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脫會稽之誅，巨無霸腰大十圍難免昆陽之敗，昔仲尼師項橐，你怎敢小看年輕人？你就留神吧！」「小輩嘴尖舌巧，有功夫只管施展。」

九齡一笑：「藍田玉，你藐視小爺，我要憑一招一式贏你，那就不算本領！這樣吧，咱倆比比輕功，不用動手自見分曉。」藍田玉一想：這孩子可壞，要是跟他動手，還要防備他冒壞，他提出比輕功，這倒不錯，他無法冒壞，我勝他易如反掌。「姓夏的，這輕功怎樣比法？」夏九齡用手一指上面頂棚的天花板：「藍田玉，你看這兒釘著一尺見圓的鐵圈兒，我們從這兒縱身蹦起來，順鐵圈底下鑽過去，然後頭衝下，再從這個鐵圈兒鑽回來，落在台板上，身體不能碰這鐵圈兒，就算贏。」藍田玉抬頭往天花板上：「這鐵圈兒在哪兒，我怎麼看不見？」夏九齡一瞪眼：「嘿，你這眼睛往這兒看！」九齡貓著腰，左手往上指，藍田玉仰著脖子往前湊合，九齡一瞧夠上啦，猛地一抬右腳，照定藍田玉的小肚子上，嘍，「下去唄！」藍田玉的樂可大啦，「哎呀」一聲從台上像一個皮球似的摔在台面上，老百姓嘩一下子全跑開了，可把這位二爺給摔壞了，起也起不來了。「哎喲呀喲，姓夏的好小子，你趁我不防範，給我踢下來，你好、好不了。」說話都費勁啦。九齡一陣大笑：「藍田玉，我替你師父教訓你，這擂台，不是你們家的客廳。姓夏的踢你一腳，叫你長經驗長能為，要給你一刀，你都不知道怎麼死的，你丟人不丟人？快回去吧！」藍田玉氣得一抱拳：「遵命。」啊，還遵命哪！夏九齡在台上洋洋得意，剛要說話，猛然，西看台有人喊：「小娃娃，以詐取勝算什麼人物，綠林道沒有你這種好漢子！來來來，某家與你討教。」飛身形上擂台，台底下嘩的一下，又全都大笑起來，怎麼又是一位身體矮小的人物。此人正是邁步過嶺無形鬼藍田璧。夏九齡心裡明白：這三位誰都比我高得多，難道說這位還能讓我蒙了麼？乾脆見好就收吧，想到這兒，他一跺腳：「嗨，我只說上得台來，會鬥成名的大人物，原來又上來一位矮小的人物，得，算我倒霉，回見吧。」說完一打腰下擂台走了。氣得三爺藍田璧哇呀呀怪叫如雷：「姓夏的你上來！」九齡連理都不理，回到東看台，站在侯振遠的面前：「師伯，姪男想會戰兩位出類拔萃的英雄，沒想到還是個矮老頭，就不願再戰啦。」

老俠哼了一聲：「不好好學能為，只在奸巧上下功夫，怎成大器？」九齡一吐舌頭，心想，費了半天力氣不落好哇！王爺倒是很誇獎。

藍田璧在台上一站：「四方朋友聽真，在下名叫藍田璧，剛才這位姓夏的有自知之明，不敢動手，東看台還有哪位朋友登台較量？」藍田璧連問數聲，無人答言。王爺可說話啦：「侯老俠，人家叫陣哪，趕緊派人吧。」夏九齡一指：「王爺看哪，那不是有人去了嗎？」王爺一看，喝！傻小子於恒，晃晃悠悠，雙手分人群：「起來起來，快讓我打播去，好吃大饅頭。」到了擂台邊，兩邊都有大木梯子，他順著梯子就上來啦。老俠侯振遠很生氣，他衝著張旺、孔秀瞪眼：「又是你們指使的吧。」

這回沒說錯，其實傻小子明白，跟壞事包張旺他們在一起自己總吃虧，可他跟別人呆不到一塊兒，他們仨人總在一起。張旺、孔秀冤他：「唔呀，吾說牛兒小子，你曉得今天到這裡來幹什麼？」「我哪知道？」「吾來告訴你，我們大家到這沓裡贏大饅頭。」「大饅頭都是我的。」張旺念佛：「彌陀佛，牛兒小子。」「哎，壞事包，饅頭是我的。」「你看看西邊。」「看什麼？」「那邊有饅頭，要想吃，你必須上擂台。」「上擂台去呀？」「對，你打躺下一個是兩個饅頭一碗肉。」「不夠吃啊？」「你打躺下倆

人，就是四個饅頭兩碗肉。」「誰給我記數？」「我們倆替你記著。」「別記錯了。」

「記不錯。」「我就去。」「唔呀，你不要忙，實在不夠吃，你看見那個白鬍子老頭了？」「老頭兒？看見啦。」「你要把他打躺下就好了，他一個人兒就是一廂饅頭一鍋肉。」「那可就夠吃啦。」「快去吧。」這樣兒，猛英雄於恒下看台，分人群登上擂台。往當中一站，兩隻手一捂肚子，雌雄眼兒一瞪：「饅頭肉過來。」藍田璧一想：誰是饅頭肉哇？傻小子扣著食哪！「猛漢，通上名來。」「哟，麻煩啦，你聽著別嚇趴下了。吾乃淮安府漂母河於家莊姓於名恒號寶元。師父起的外號叫叱海金牛！來吧！」說完一捂肚子，雌雄眼瞪圓。藍田璧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拳「猛虎出洞」，照於垣胸前就打。

傻小子嘴裡嘀咕：「再來點，再來點。」嚇得藍田璧往回下一撤：「猛漢，你說什麼哪？」「混蛋哪，饅頭肉！還招早了，就得餓著。」藍田璧一咬牙，蹦起來就一拳，眼看拳到啦，於恒又道：「再來點吧。」隨著左手往起一撩，右手一托他的小腹，「嘭」，把藍田璧給托起一丈高。往下一落，「叭嘍」，差點給摔死。他一咕碌爬起來，捂著肚子轉了好幾個圈兒，才緩過這口氣來。

傻小子一捂肚子：「臭豆腐、壞事包，給我記著饅頭肉哇」，還有誰上我這兒播來？」

猛然間，有人喊：「傻小子不要裝傻充楞，某家來也。」西看台飛下一人，長腰登擂台。猛英雄急看來人，大高個兒，五十多歲，寬腦門大鼻子頭，大嘴岔兒，黃眉毛黃連鬚鬍子，深眼窩黃眼珠子，一身藍條絨繩，倒是英雄形象。「猛漢，某家會會你。」「好說好說饅頭肉，你叫什麼東西？」「某乃江西臨江府夾江驛龍泉塢金局鐵臂蒼龍王增是也。」「饅頭肉，你是龍兒小子，快過來。」王增也是老人物啦。往前上步，右手掌奔傻小子胸前就打。

於恒的招數是一招接一招的用，不能錯了。他要第二式：伏虎將軍神威廣，急提猛按莫因循。他一說再來點，左手往上翻，一提王增的右掌。王增往後一撤，哪知道傻小子的厲害，右手從上往下，這手叫「月雲罩龍」。大巴掌猛的往下一按，正是王增的腦瓜頂兒，「叭——」可了不得了，把王增的鼻涕眼淚全打出來，硬給打了個大坐墩兒，疼得他齜牙咧嘴。傻小子兩隻手又一托他的下巴，一按腦袋，這通晃悠！擂台下一陣笑聲，傻小子捂肚子，朝東看台張旺道：「記著兩饅頭一碗肉。還不夠吃哪，還有哪位再給添一點兒？」

西看台有人答話：「我來也。」飛身形下看台，長腰登擂台，傻小子高興：「好小子，真孝順，知道我不夠吃。」這個人一瞪眼：「讓你知道叱海烏龍王甲的厲害。」王甲搶步進身，搶雙拳打虎式，「泰山壓頂」奔傻小子頭部砸來。傻小子一看雙拳到啦，上右步順右手，斜肩帶背奔脖子砸來，真是迅雷不及掩耳，王甲想躲焉得能夠？右手掌正剝在脖子上，「叭」可了不得了，把王甲的脖子給砍歪了。疼得他一個鯉魚打挺起來，捂著脖子直轉悠。再看傻小子一隻眼睛瞪圓，在台上也轉上啦。一邊轉一邊喊：「嗨哟，錯啦錯啦，要了我的命啦，師父不給饅頭吃，錯啦。」兩看台上的人都納悶兒，傻小子怎麼啦？王爺忙叫孔秀過去問問。「唔呀，傻老牛，你怎麼了？」「混蛋，我的招用錯啦。」

剛才咱們提啦，他的招換著用，按秩序應該是：前衝錘法誰能擋，倒推九牛勇絕倫。那就是王甲雙拳到啦，於恒該是上右步用右手封拳，右手用前衝錘奔王甲的小腹或者前胸就對啦。傻小子當時一急跳過去啦，用了立掌斜臂開山斧，這樣把王甲給剝啦。他自己的招兒錯格兒啦，猛英雄焉能不急呢？

「錯啦，哪位快來給找補找補吧。」——看來沒人給找補上，傻小子就得急死！猛然間：「有人喊：「猛漢，我來給你找補上。」「太好啦，你真孝順。」

飛身形上擂台，正是遠東鏢局鏢主單鞭將邊老橋，六十多歲很精神，傻小子笑啦：「老頭兒，看見就喜歡你，快找補。」邊老橋真沒瞧起傻小子，上右步腳踏中宮，右手掌奔於恒胸前便打。「再來點，真合適，再來點，真合適。」

傻小子高興，邊老橋掌奔胸膛，正好給傻小子遞過來，他左手一攥拳，從下往上翻，反拳一壓，右手攥拳，正好使用前衝錘，「嗚」的一下正打在邊老橋的胸口上，這麼大的年紀，差點給打死！「哇」地一聲，仰面朝天出去一條兒，撲通，倒在台板兒上，當時都昏過去啦！潘龍潘宏鼎親自帶人上擂台把老橋抬回西看台。傻英雄兩手捂肚子，又道：「嘿，你是個好人，到底給我找補上啦，壞事包哇，記著饅頭肉，還有誰再給添一份？」這時候，有人高聲說話：「傻小子，待某來。」說罷飛身形登擂台，正是營口永發鏢局鏢主神槍張凱要會鬥於恒。